

知更鸟女孩

4

末日风暴

【美】查克·温迪格 著 吴超 译

T H U N D E R B I R D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100% COTTON LITERATURE AND ART PAPER

T h u n d e r b i r d

知更鸟女孩

— 4 —

末日风暴

[美] 查克·温迪格 著 吴超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知更鸟女孩 . 4, 末日风暴 / (美) 查克·温迪格著;
吴超译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12
ISBN 978-7-5500-2529-5

I. ①知… II. ①查… ②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91290 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7-0526

Thunderbird by Chuck Wendig.

Copyright © 2017 by Chuck Wendig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unow, Carlson & Lerner Literary Agency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知更鸟女孩 4 末日风暴 Zhigengniao Nūhai 4 Mori Fengbao

[美] 查克·温迪格 著 吴超 译

出版人 姚雪雪
出品人 李国靖
特约监制 王瑜
责任编辑 杨旭
特约策划 高蕙 王婷
特约编辑 王婷
封面设计 陈飞
版式设计 王雨晨
封面绘图 so.pinenut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张 10.75
字数 280 千字
版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500-2529-5
定价 42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7-48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致所有米莉安的粉丝，在你们这些满嘴脏话的歹徒之辈和离经叛道之人的帮助之下，我才得以完成此书。





第一部分

命运三女神

—— 诺娜、得客玛、墨尔塔

1 半途而废者

米莉安，奔跑。

她双脚重重踏在柏油路上。前方高低起伏，遍布红色岩石的大地仿佛被当间劈了一刀，而这条老60号高速公路无疑就是这一刀留下的笔直清晰的印迹。巨大的云团像泰迪熊肚子里的填充物，四分五裂地挂在天上。高速公路一侧密密匝匝长满了多瘤的绿色灌木，形成一道天然的植物墙，它们丛生的枝节好似一双双瘦骨嶙峋的手伸向公路，势要把任何从这里经过的路人抓住并撕个粉碎。视线越过灌木带，是亚利桑那州一望无垠的不知名旷野：通电的铁丝网——俗称电篱笆——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嶙峋的巨石和远处连绵的山巅犹如残缺不全的牙齿，看着就叫人难受。

奔跑，此刻她只想着这一件事。汗水顺着头发流进眼睛。该死的染发剂，该死的定型发胶，该死的防晒霜。她使劲眨着眼睛，把充满各种化学物质刺得她两眼生疼的东西随着汗水挤出眼眶。别管这些。只管跑。她目视前方，心无旁骛，勇往直前。不然还能怎样呢？

这时，她踩到了什么东西——石头，或路上的坑？她也不知道。

她没工夫追究这个，因为她已经不可阻挡地向前跌去。惊慌之余，她本能地伸出双手撑住身体，才没有一头磕死在地上。然而路面上不知哪儿来那么多该死的碎石，一阵钻心的疼痛像电流一样从手掌沿胳膊逆流而上，她可怜的双手疼得直想抽筋。

她直起腰，跪在地上，开始要死要活地咳嗽起来。

这一阵咳绝非两秒就完事儿。她弓着身子呼哧呼哧倒了半天的气，结果越咳越厉害。起初是干咳，那声音好似碾碎一堆枯枝败叶，而嗓子里如同着了火；后来，或许她的肺发现在咳不出什么水分，干脆决定把自个儿贡献出来，于是喉咙里渐渐变得湿答答黏糊糊的了。

这会儿她真想支烟，嘴唇噙住过滤嘴，深深地吸上一大口。她的整个身体都需要烟，对尼古丁的渴望犹如一大拨饥饿的蝗虫席卷全身。她的眼泪流了出来，肩膀不由自主地抖动。她笑一阵，哭一阵，最终还得咳一阵。

她的心跳快得像蜂鸟，手掌上擦伤的皮肤火辣辣的，伴随着阵阵悸动。

身后传来脚步声。

声音很大，靴子重重地踏着路面而来。

此刻，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，一颗颗掉在路上摔成八瓣儿。

“热，”她喘着粗气说，“真他妈热，热得像地狱。我感觉自己就像裹在魔鬼潮湿的阴囊里。”

“人们说这叫干热。”

路易斯像一匹强健的挽马大步走到她跟前。

米莉安抬头看着他。他背对太阳，因而就像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在对她说话。哦，路易斯，她心里说。这时路易斯转了个身，她的眼睛也适应了光线。她又看到了交叉贴在他眼窝上的黑色电工胶带，他苍白的脸，肉嘟嘟的嘴唇，舌头舔着参差不齐的牙齿。而当他移动时，她听到了羽毛的簌簌声，和鸟喙的吧嗒声。

不，他不是路易斯，而是那无处不在的入侵者，那个只有她能看到的同伴——她幻想出的人物，一个幽灵，一个与她形影不离的同路人。

“你知道还有什么是干热的吗？”她问，“火。”

“现在才4月。”

“可如今的气温差不多快90度了，我真该12月再来。”

入侵者以凌人的气势站在她旁边，活像一个举着斧头准备行刑的刽子手，而她则是跪着的罪人。

“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了，米莉安？”

她坐在脚跟上，身体后仰，面朝天空，闭上双眼，伸手去拿挂在腰间的水瓶。她用牙咬开瓶盖（即便这时她还在想着：要是能来支烟该多好啊，我能把它像吃瘦吉姆肉肠一样吞进肚子。天啊，只要能抽上一口，我连老虎屁股都敢去摸），大口大口地喝起来。水从嘴里溢出，顺着下巴、脖子直流而下。

天空中，几只秃鹫仿佛在围着无形的轴心盘旋。

“哪来的我们？”她说着用手背擦了擦嘴，“只有我自己。至于你，谁知道你是什么东西？我就当你是魔鬼吧，看不见的、让人恶心的魔鬼。你不在这儿，而在这儿。”她捣了捣自己的太阳穴，随后又仰脖灌了一通。

“如果我在你那儿，就说明我还是和你在一起的，那我们仍然是我们。”他说。他胸膛里发出一阵低沉含混的笑，“米莉安，你干吗要跑啊？或者，你为什么不慢慢跑呢？”

“慢慢跑？慢跑是有钱的浑蛋才干的事。我这不是跑，是逃。懂吗，白痴？”她不屑地哼了一声，又剧烈地咳嗽一阵，“我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我需要变得更好、更快、更强，总之这些。”

“那你在逃避什么呢？”

你啊，她心想，可嘴上却说：“真有意思。凡是看见我跑的人总会问我同样的问题。呵呵，有什么东西在追你吗？有啊，死神，死神在追

我。它也在追赶每一个人，所以我在逃避死神，逃避我正在减速的生命之钟，逃避收割者的大镰刀。”

“逃避死神可不像你的做派。”

“此一时彼一时嘛。”

又是几声恶心病态的笑，“哦，知道了。你在逃避我们，逃避你自己，逃避你的天赋。”

“这不是天赋。”她说完，终于决定站起身来。灼热的太阳当头照着，像一只铁拳要把她砸在地上，“你心知肚明。当然，你也不在乎。”但她心里保留了一些没有言明的想法：哼，等我找到那个女人，你就该消失了，到时候我看你还怎么侵入我的大脑。米莉安知道她的名字：玛丽·史迪奇，人称“玛丽剪刀”。据说——如果属实的话——她能帮助米莉安消除这种所谓的“天赋”。她太需要这样的帮助了，因为她担心自己终有一天会被它彻底吞噬。

“还没有结束。”入侵者说。站起身时，她看到这个冒牌路易斯的双眼变成了两个黑色的发着亮光的圆圈——乌鸦的眼睛，且周围布满皱缩的灰色皮肤，油乎乎的羽毛像缝合的线一样从皮肤下冒出来，“你的路还长着呢，小姑娘。”

她舔了舔嘴唇上的汗，向他吐了一口。入侵者不避不让，连眼睛都没眨一下。相反，他伸手指了指。

米莉安循着他弯曲的手指望去。

高速公路远处，她看到一辆汽车闪耀的反光。那是她的车，依然停在她停的位置。一辆铁锈红色的、破破烂烂的皮卡车。那确实是堆破烂儿，买它的时候，老鼠甚至已经在它的发动机舱里安了家，它们把发动机上的皮带和线路咬得乱七八糟。

可就在这时，又一辆车进入了视野。

这辆车来自相反的方向。阳光笼罩着它，使它看起来就像陷进一片岩浆的湖里，因此很难分辨出是什么车。不过，米莉安能看到车尾冒出

的黑烟，也能听到发动机的巨响。她还看到什么东西滚过路面——轮毂罩？——撞在了她的福特皮卡车轮上，停了下来。接着，那辆车停在了与她的皮卡车相对公路的另一侧。

随后，一切静止了下来。

“什么情况？”她问，“那会是谁？”

她扭头寻找入侵者，可他已经无影无踪。

但他的声音传了过来。

“去看看。”

该死。

2 尚未完成

奔跑，这仿佛成了米莉安无法逃避的宿命。她显然是一个不惧惩罚的人。她以为，在她和那两辆车之间的四分之一英里算不了什么，应该是抬腿就到的事儿。然而仅仅走出三步，她就感觉自己的双脚犹如陷进了水泥，两条小腿像脆弱的香肠，似乎只要再动一动就立刻会被生生扯断。可她顾不了这些，仍旧咬牙向前奔去。她告诉自己，她必须这么做。

前方，皮卡车和那辆轿车在视野中渐渐清晰起来。骄阳如火，公路上热气蒸腾。她这一侧的路上，停着她的皮卡车——一辆1980年生产的福特F-250。樱桃红色的车漆已经被铁锈侵蚀殆尽。路的另一侧，停着一辆斯巴鲁傲虎旅行车。它同样破旧不堪，说不定有十年以上，也许更久。

她听到发动机叮叮咣咣的声音，也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儿，像烧焦了的风扇皮带，或煮开了的防冻液。

现在她离两辆车只有一百码左右了。斯巴鲁旅行车司机一侧的车门忽然打开。一名黑人女性从车里钻出来。这女人长得颇为粗犷，且不修

边幅，动作却格外敏捷，就像穴居人用石头磨成的斧头，粗糙但锋利。和米莉安一样，这也是一个幸存者。

米莉安逐渐放慢脚步，由奔跑变成慢跑，继而走了起来。那个女人指着她喝道：“别过来！”

女人把手伸到后面，大概是牛仔裤腰带的位置，而后微微转身，好让米莉安看清楚。那是一把手枪，插在皮带里。但她没有把枪拔出来。也许暂时还没有必要。

米莉安举起双手，步子又放缓了些。“嘿，朋友，放松点。那辆皮卡是我的，这里什么事都没有。我现在过去，上车就走。”如今她们之间只剩下五十码的距离，也许更近。

女人看了看米莉安，又看了看那辆皮卡，最后视线重新回到米莉安身上。

然而斯巴鲁旅行车里却有了动静。

米莉安此时才恍然大悟。因为她看到了一张小小的脸庞，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正趴在仪表板上向外窥望。那是个男孩儿，年纪不大，也就十来岁的样子。他穿着一件蓝色的T恤，胸前有片红色——她认出是超人的标志。但她只能看到上半身。也就是说，站在眼前的这位女士是个保护自己孩子的妈妈。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吧？

米莉安本想问问对方出了什么事，但直觉阻止了她。别多管闲事，免得自找麻烦。这是个圈套。是入侵者将她置于此种境地，尽管她并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能力，但她不在乎。她只想离开这儿，躲得远远的。撒哟娜拉，疯女人。说不定这个疯女人也想躲她躲得远远的。米莉安的样子一定狼狈极了，腋下汗湿得一塌糊涂，嘴唇干裂，半粉半黑的头发一绺绺贴在额头上。可这时她忽然莫名其妙地开了口，她发现自己的大脑已经管不住这张嘴，那些话就像从笼子里飞出来的金丝雀。她说：“你需要帮助吗？”

“你有手机吗？”女人问。

“呃……我有。你想让我给谁打电话吗？”

女人身体前倾，一副要扑上来的架势，“我想让你把它交出来。我想要你的手机。”

米莉安眉梢微微上扬，“呵，门儿都没有。”

“除了手机，我还要你的车钥匙。”

“我可以替你打个电话，也可以开车送你一程。”

“哼，我知道你要把我送到哪儿去。你休想夺走我的孩子。”这时，手枪登场了。那是一把小巧的点38口径左轮手枪，短小但不可一世的枪管正对着米莉安。女人扳下了击锤，“把钥匙和手机全扔过来。”

“如果扔过去，手机会摔坏的。”

女人一愣，好像忽然意识到的确是自己考虑不周。好好的一件毛衣，难道就要坏在一根小小的倒刺手里？

“好吧，”女人恼羞成怒，大声吼道，“好吧。你……你可以过来，把它们递给我。不许耍花招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”她说着像示威一样向前伸了伸枪口。这女人看上去不像会杀人的样子，但她情绪激动，显然已被逼到了绝境。米莉安知道，绝望中的人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兔子急了不是还咬人吗？

米莉安不紧不慢地走过去。尽管烈日当头，她周身却泛起一阵寒意。她克制着没有让自己打冷战。而对于眼下的处境她感到迷惑——这个女人遇到了什么事要铤而走险？她试着忽视这一切，但她小心为自己打造的保护壳已经出现了裂缝，这使米莉安有种不堪一击的柔弱感。她把手伸进衣袋，掏出那部小小的一次性手机和皮卡车钥匙。她拿在手中掂了掂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，仿佛在逗引一只小猫。

还剩三十码。

二十码。

“快点，快点。”女人不耐烦地催促道。

米莉安很清楚她当然不会如此轻易地交出手机和钥匙。

可她知道的也仅此而已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她心里没谱。

只剩十码了。米莉安故意走得更慢了些，好争取一点时间。“你没必要这么做。我们可以交个朋友的。”女士，倘若你真要抢我的车和手机，那我可能就只好拿你去喂狼了。“我不知道你把我当成了什么人，更不知道你为什么 would 认为我要夺走你的儿子——”

女人晃晃手里的枪，“你们这些人不要再缠着我们了。”

五码。米莉安伸手递上钥匙和手机。

两分钟前，米莉安还浑身难受。然而此刻，她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都苏醒过来，不酸了，也不疼了，它们就像一下子喝饱了肾上腺素。女人伸出另一只手来接——

米莉安将钥匙丢了去。力度不大，即便砸到也不会太疼，但由于她把它丢向女人的脸，这就足以干扰对方的注意力。她的预料没有错，论抢劫，这个女人还是菜鸟。虽然已经不顾一切，但她完全没能力应对这样的突发状况。果然，枪口离开了目标。女人惊叫一声：“啊！”

米莉安趁机抓住她握枪的手，猛地反向一扭——

3 鹬蚌相争

两人扭打在一起，左轮手枪被推来抢去。钥匙环“当啷”一声落在地上。那个古怪女人的手机同样飞了出去。它在半空连续翻了几个滚，终于跌在柏油路上，外壳应声破裂。格雷西冲对手肋部挥出一拳，可这个疯狂的白人婊子弯腰躲了过去。她的拳头扑了空，手却被对方死死抓住，并像另一只手那样被反扭过去。但格雷西怎肯轻易罢休。这一次，她绝不束手就擒，更不会让儿子再次落入对方之手。每个人都是敌人，她必须尽力挣脱，于是她抬起膝盖，朝那女人腰上猛顶过去。她本能地收紧手指，却无意间扣动了左轮手枪的扳机。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这一枪打向了天空。枪口飘出袅袅青烟，硫黄的刺鼻气味弥漫开来。旅行车内，亚伯吓得尖叫不止。他拍打着仪表盘，泪水流了满脸。

这时，又一声枪响。

那古怪女人蹒跚着退到一旁。鲜血在她白色的V领T恤上不断扩大着面积，很快便超过了腋下的汗迹。她咳出一大口血，随即轰然倒下。格雷西吓得大叫，她震惊地看着手中的枪，想不通为何枪口明明对着天空，但却一枪打死了这个和自己扭打在一起的女人——

犹疑间，再度响起的枪声像打雷一样划过天空，格雷西的脑袋猛地歪向一侧。她所有的念头、恐惧和对儿子的爱都随着她的鲜血、脑浆以及全部使她活着的东西从一侧太阳穴上飞喷出去。

4 拯救

一如既往，灵视画面在她们皮肤接触的一刹那便一幕幕闪现在眼前。而因为在时间上如此接近，倒让米莉安有些难以相信。它和以往的幻象有所不同，虽然一样似曾相识，但这次格外令她胆战心惊——因为这一次是以她和眼前这个女人的死为终结的。

而这一切即将发生在三十秒钟之后。

恐慌的感觉令她窒息，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慢了下来。那个女人——拜灵视的天赋所赐，现在米莉安知道她叫格雷西——向她挥出一拳，而她就像重播一段影片一样按照预定的姿势躲开，并抓住对方的手腕猛地撞上她们身旁的斯巴鲁旅行车。

车内，小孩儿开始哭喊。

米莉安不知道该如何阻止事态的发展。

她的这个天赋——这能力，这来历不明的责任——是有其特定规则的。

而规则之一便是：阻止一个死亡事件，势必会引起另一个死亡事件。